

書叢本基學國

註詳集陵少杜

(上)

註鰲兆仇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註詳集陵少杜

(上)

人註黨兆仇

行發館書印務商

進杜少陵集詳註表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奏爲恭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錄呈進，以備御覽。臣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尊嚴。謹錄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五冊，須呈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自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攻詩學，迺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令興觀羣怨之旨，前塞後塞諸曲，痛書鋒鏑貼危，三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言，涕灑青霄，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飛，籌鄴下之師圍，閫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鬱頓挫，形於曰比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崢嶸，別開堂奧，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家，

非不各據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汭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紜尙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詩乎。臣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選。祇恐面牆等誚。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學問海涵。詮釋五經四書。允矣開來。而繼往發揮通鑑綱目。洵哉靜聖而動王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古文手輯。網羅歷代英華。宸翰勒之岱宗。快觀翔鸞翥鳳。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昌時。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窺中祕諸書。臣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黃。青瑣追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殿之七言。蒙諭獻文。祇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九重。倘邀清燕之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連譜序傳文。繕寫完編。裝潢成帙。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編修仇兆鰲上表

杜少陵集詳註自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詒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澹。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旣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灤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遣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痼瘵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邨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莧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卽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

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而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屹屹窮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脈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棺釀叢脞。辯新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顓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聖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略。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皆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

本傳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 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

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

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

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

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公自京師西竄。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

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

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

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

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新書〕「在武再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

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

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

有字而

適卒。〔朱注〕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實是歲崔寧殺英父楊子琳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辯詳年譜

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書曰未維舟及江陵

梓潼亦誤也公嘗往來梓潼間〔新史〕云往來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

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記事謂公卒於

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

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朱注〕太白

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西陽

雜俎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按飯顆山頭詩太白集不載

柯古所言特據流俗傳聞又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嫻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銘

新唐書本傳

宋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本集〕〔原注〕〔元〕玄

甫預京兆薦貢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朱氏曰〕〔獻賦在天寶十載〕帝

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

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原注〕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一作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尼六切〕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孱弱至餓死。〔朱氏曰〕公之十四載。自京兆赴奉先。時事若往鄜迎家。則在至德二載。新史蓋誤。當以奉先詠懷詩正之。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遺移華州。擢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棄官去。華之秦州。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原注〕〕武復出節度劍南東西兩川。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至。〔一作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

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曰〕此說出

詳詩集〔魯嘗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蜀章彝已交印入觀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

登衡山因客耒陽耒陽縣在衡南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或作昔卒年五十九新書謂公卒於牛肉白酒此踵舊史之訛黃伯思已力辯其誣詳見年譜未

本末唐史氏惑於劉斧摭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耒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攝令乃積

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按〕此說欲辯牛酒飲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

出俗子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妄撰耳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登吹臺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一作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

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

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藻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鰲按舊書記事略而論文詳備載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書記事稍詳其論贊一段簡括生
 勁頗類歐史筆意但茲探前人所說足以一雪死之慘舊史既經於後兩行知秋事多外誤杜傳尙然其
 前皆疑案之當據杜詩正之如上元二年夏寄段次公作去秋行鑑謂是夏六月武除西川節
 餘差謬者亦當據元嚴武以應召入朝有寄杜詩九月公猶在巴山通鑑謂是夏六月武除西川節
 討平者誤矣實拒誤矣大曆元年杜贈李丈詩稱李勉爲汧公史謂大山通鑑謂是夏六月武除西川節
 度爲徐知道阻誤矣大曆元年杜贈李丈詩稱李勉爲汧公史謂是夏六月武除西川節
 有公誤矣宜乎當時

杜氏世系

當陽侯預

一代

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錫 躋 耽 尹

乾光
齊司徒
右長史

漸
梁邊城
太守

八代

九代

十代

十一代

十二代

十三代

十四代

十五代

叔毗

某

某

依藝

審言

閑

宗文

宗武

嗣業

周破州刺史見
刺義卿傳
孝廉

隋河內功內
郡司獲
參軍令
嘉縣萬年
見君京氏
縣杜誌

監河察御
史縣令
鞏縣令

修學文
館前
書膳郎
外部郎

兗州司馬
終奉天令
并見國
史封尉
專歷尉
登任尉

甫弟有
穎觀豐
占未知
行列故

十一錢謙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臯臯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元稹墓誌晉當陽侯下
之後此何據也唐舊書杜高祖簡傳易簡襄陽人周叔毗刺史其先叔毗曾孫簡從祖弟審言簡審
言同出叔毗下獲嘉爲甫高祖卽硤州之也周書杜叔毗傳其先叔毗曾孫簡從祖弟審言簡審
右司徒爲長史父漸二子祖悅祖與漸爲行顯生三子景仲景秀景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襄陽侯洪泰
與乾光仕隋洪泰生二子祖悅祖與漸爲行顯生三子景仲景秀景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襄陽侯洪泰
其子皆仕隋洪泰生二子祖悅祖與漸爲行顯生三子景仲景秀景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襄陽侯洪泰
並系顯下絀繆極矣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爲征南十四代審言之祖與舊譜以叔毗爲合矣世系表誤耳
與位同出陸務觀詩注少陵之後有徒大堦弟蓬者戴復古詩中謂杜子野承孟頫詩中多有杜伯玉楊
富載一按杜舉錢謙益謂今岳州平江縣也

杜工部年譜

【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

甫生呂汲公詩譜云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蔡興宗

而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也七月歸政於帝十二月改元

開元三年乙卯

公舞劍行序云開元三年余尙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譜疑其年必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戊午

公壯遊詩云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又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八年庚申

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藝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遊吳越。黃曰：「公進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是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晉詩：懷愉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詩：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餘年。郇瑕，晉地也。公弱冠之時，嘗遊晉地，當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也。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黃曰：「公本傳：嘗舉進士不第，故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朱按：「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詞，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當在二十三年。蓋唐制：年年貢士也。一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舊史云：「天寶初，應進士不第，非。」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遊齊趙。朱曰：「按壯遊詩：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是下第後，卽遊山東之明證。但未詳起於何年。今姑依魯嘗黃鶴諸譜，又按壯遊詩：不言遊兗州，而集中頗多兗州所作，蓋兗州與齊州接壤，公遊齊州，蓋在兗州趨庭之後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東都。是年寒食，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公在東都。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六月還殯河南縣，公作墓誌。

天寶三載甲申。五月改元，爲載。

公在東都。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誌。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懷古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其謬信矣。

天寶四載乙酉。

公在齊州。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宴歷下亭。錢曰：「高適李俱有贈邕詩。當是同時。白有魯郡石門別杜二甫詩。或四五載之秋也。」

天寶五載丙戌。

公歸長安。黃曰：「壯遊詩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間。」

天寶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元結諱友文云：「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殿下。李林甫命尙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公與結皆應詔而退。」

天寶七載戊子。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公在長安間至東都。黃曰：「公洛城北謁玄元廟詩云：五聖聯龍袞。」唐史加五帝大聖字。在八載閏六月。可證是年公又在東都。

天寶九載庚寅。

公在長安。

天寶十載辛卯。

公年四十在長安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魯〕嘗曰：〔魯〕嘗曰：公奏三大禮賦，史集皆云十三載矣。故知當在是歲。是年作秋述。

天寶十一載壬辰。

公在長安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黃〕曰：是年十一月，楊國忠爲右丞相，鮮于仲通爲京兆尹。〔呂〕譜：公上章，左相詩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自

天寶十二載癸巳。

公在長安。〔黃〕曰：有贈集賢院崔子二學士詩，崔子當是試文之官。

天寶十三載甲午。

公在長安。〔黃〕曰：是年進封西嶽賦。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書楊國忠守司空，卽封西嶽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進表在是年。

天寶十四載乙未。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魯〕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奉先。〔黃〕曰：先已竄逸，則改授無容在初。與師之時矣。〔呂〕蔡譜：俱云：十一月初，赴奉先有詠懷詩，知非避亂也。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卽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元。